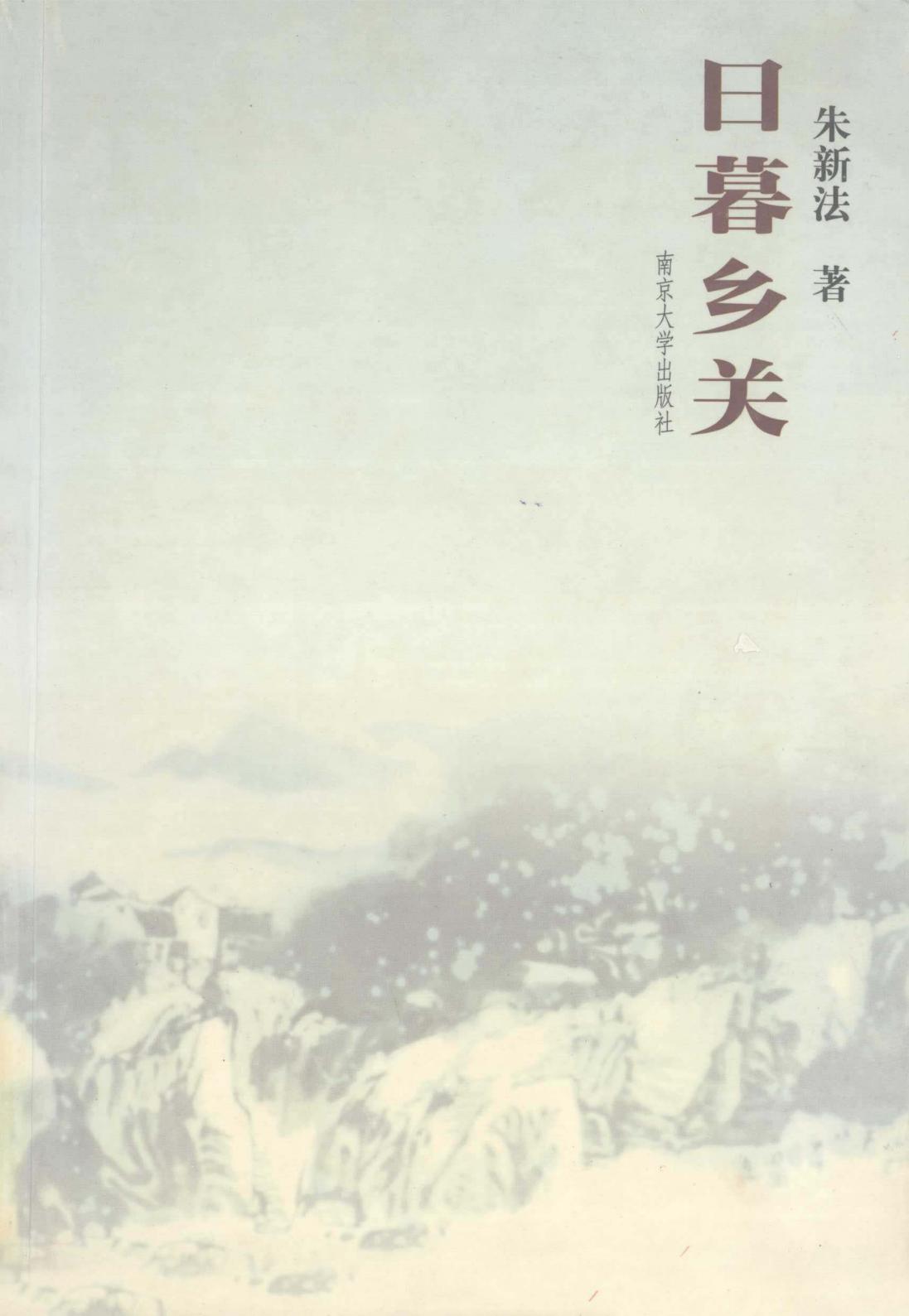


朱新法

著

日暮乡关

南京大学出版社



日暮鄉關

朱新法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暮乡关 / 朱新法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 - 305 - 02606 - 9

I. 日... II. 朱...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545 号

书 名 日暮乡关
著 者 朱新法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 - 3596923 025 - 3592317 传真 025 - 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l@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4.5 字数 310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 - 305 - 02606 - 9/I · 314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日暮乡关何处是(代序) 吴子奇

老师三题	7
乡下老师	18
深巷意象	32
寻找古典	45
城市爱情	62
钓鱼	90
故事	130
伤秋	148
小文人生活	187
圆圈	199
编辑叶书林	222
古琴	245
平静如水	263
文朋诗友	288
作为彩民的朱灵	324

2 □ 日暮乡关

❀ 日子	339
❀ 陈升或者乔昌	372
❀ 草子地	393
❀ 出门在外	405
❀ 日暮乡关	438
❀ 后记	458

日暮乡关何处是(代序)

吴子奇

新法终于要出小说集了。对于读了三十几年书,又曾在出版社编了十来年书的人,他写小说也已有十来年历史了。散见于十几种文学刊物的新法的小说从来没有跻身“流行”的行列,然而以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对人生的洞察领悟与拳拳关怀,使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成为潮流无法冲走的精品。这正是从不愿随波逐流的新法所深自期许的。所以,在十余年后的今天,他从百余万字小说中精选出这三四十万字的一册书,应该算是字字珠玑了。

作为一个读了一点书的人,我一直对书有一种原始的崇拜,而且坚决地相信,即使计算机技术再发达,网上的资讯再丰富多彩,一册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白纸黑字的图书依然是读书人的最爱。它带给人的阅读感受,要亲切、熨帖得多,你可以正襟危坐于书桌前,也可以靠在阳台

上一把宽大的老藤椅上，书不要精装的，平服些，带着由你的数度翻阅而更加“合手”的柔软，你可以反复诵读某一页、某一段，也可以将书反合于膝盖上，神游于内，自在冥想。所以我一直喜欢书，尤其喜欢属于自己的书，干净的——因为爱惜和绝不外借；亲切的——因为喜欢才会去买，也因为喜欢而读熟了，是我忠诚的和永远相看两不厌的精神伴侣。

后来认识了新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读书是可以像他这样的。在学生生涯中，他一直是个博闻强记的好学生，而毕业后，他依然保持着每晚灯下静读几小时的好习惯。青灯黄卷，不改其乐；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在当今世上，像这样“古典”的读书人似是不多了。

新法的家乡在浙江上虞。那是山青水秀的地方，也是历代文化名流辈出的地方。远的有王羲之和他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之会，近的有经亨颐，有弘一大师，有夏丏尊，有朱自清，有胡愈之，有丰子恺，有竺可桢……他的母校就是在现代文化史、教育史上颇负盛名的春晖中学，学校位于白马湖畔，在那里，比邻而居的是弘一大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丏尊的平屋……是春晖引以为傲的深厚的人文资本。有着这样的“出身”，新法先后考取了杭州大学的本科与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88年取得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文凭后，新法依然上下求索，孜孜以求，不倦地充实着自己，那时的他还从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着手写起小说来。可是随着他一日日成了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为人作嫁的事做多了，自身也就忍不住技痒，厚积薄发，一发就不可收了。况且就他而言原本就是双重性格兼备：时而沉静如水，时而狂放不羁，反映在其小说

中就是有时含蓄内敛,有时神采飞扬;有时一泻千里,有时泉流冰下;有时令人深深叹惋,有时令人忍俊不禁……

新法的小说,以我看来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乡村生活,二是小文人生活,三是小市民生活。

乡村生活 新法修长、清秀,举手投足之间掩不住浓浓的仿佛与生俱来的书卷气,全然不像农家子弟。可他总是爱自称“乡下人”,他从不讳言自己是半饥半饱、干着田间的农活长大的,而且一日不曾忘本。其实若细算起来,他的读书与城市生活的岁月已远远超过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农家生活,但昨日农民的实实在在的清寒、贫苦,与昼夜勤作息的劳顿,已深深地刻印在他生命的年轮里了。所以,乡村是新法小说割舍不断的脐带。他的乡村生活小说总是充满浓郁的浙东风情,一首首信手拈来的民谣,使得浙东民间的乡音乡韵跃然纸上。

可是,新法笔下的乡村生活却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见到的除了旧时农人仿佛望不到边的辛劳贫寒,更多的是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中甚嚣尘上的拜金时尚。新法说,他深深眷念着他的故乡,可他不能够像一些作家那样高高在上地讴歌乡村田园的优美如画与民风淳朴,来自乡间的他知道事实远非如此。他爱故乡,至今他最爱的白发父母依然生活在故乡;可他一点也不喜欢今天的故乡。在《日暮乡关》中,他的这种郁闷与惆怅得到了较彻底的宣泄。

乡村生活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打工生活。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游走与出卖血汗于各个城市之间,被称作“农民工”的父老乡亲,新法总是充满体己的关怀与掩饰不了的同情,几乎达到与其同喜同悲的地步。据新法说,他唯一的弟弟曾打工多年,其间的

酸甜苦辣他感同身受；而他自己在大学生涯中也曾有短暂的打工经历。也许正因为此，在新法的心目中，那些流着汗，流着血，流着泪的农民工们都像他的骨肉兄弟一般可亲与可悯。

小文人生活 新法的文人小说多数是他早期的作品。新法笔下的“小文人”大致有两类，一是80年代早期上大学，80年代中后期参加工作的青年城市文人，一是不论年龄大小，在乡间辛勤地启蒙着村童的旧式乡村文人。

新法笔下的文人都是“中国式”的，当你静心阅读他们的故事，你的眼前总是不由得浮现出你昨天的某一页，也许是你的童年的老师，或是你自己青春年少时的某些早已云淡风轻的往事……我甚至猜测，作者的一些文人小说似乎折射了他自己当年的全部生活情景，因为她们是那么真实可感，你可以从中触摸到主人翁的呼吸与脉搏。而相对于后期作品来说，作者的情感投入也更直接与浓烈。

江伯良恨不得地球缩小为巴掌大的一块地，他
可以和母亲、和所有的亲人时时团聚。（《圆圈》）

投身到都市里的学院生活，却不得不远离了家乡，远离了胼手胝足的亲人，这是80年代的小文人——中文专业硕士毕业生江伯良的心中沉疴。

作者的以《圆圈》为代表的小文人小说，主题都充满沉郁的疼痛，有着上个世纪80年代特有的学院气息：清贫而单纯的校园生活，经历一路冲杀走进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们顶着“天之骄子”的美誉，不无骄傲地别着闪亮的校徽，可一旦面临走出大学校园这个精神世界的象牙塔，面临做学问与做成功

的社会人的两难选择时噬透心灵的痛苦。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年轻才俊,空有满腔热血与远大抱负,却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特殊时代中不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却依然在爱情与事业诸多方面四处碰壁。这不仅仅是那个特定时期内“脑体倒挂”的问题,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某种共通性的问题:即在公众评价的“成功”与心灵的操守产生矛盾时,小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势与无奈的挣扎。时到如今,虽然江伯良们所经历的那一切坎坷与挣扎已是事过境迁,但对于现今已是人到中年的曾经的青年学子们来说,新法的这些小说为他们留下了几张珍贵的旧照,是他们当年至为真切的情感写真。

市民生活 新法的视点总是落在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其主人翁或男或女,或正或邪,却无一例外,都是挣扎在滚滚红尘中的小人物。他的目光平视着他们,关注着他们生存的艰辛和情爱的磨难,有时满含同情,有时抑制着愤懑;然而他总是平视的,从未倨傲地凌驾于人物之上。

新法自称是不爱玩的人——他声明并不是“不会玩”。而传统知识分子的琴棋书画,他只精通其中的两样。别人歌舞娱乐的时候,他往往热衷跟人聊天。他的许多市民小说,就是在聊天时得来的故事与灵感。因此,相对于小文人小说和乡村小说,新法的市民小说写得似乎更为冷静与“旁观”。

也许是审美取向使然,新法的小说语言总是避免感情色彩过于浓厚的章节词句,他喜欢撷取某一个视角,用平铺直叙的语言,跟着主人翁的行踪,为你讲述一段故事,仅仅是一段而已。至于作者的喜怒哀乐,他却是不愿意多加“参与”的,一切都融在人物中、融在故事里,虽也有嬉笑怒骂,嬉笑怒骂的是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作者。作者的语言是不动声色的,故

事里却藏着含泪的笑，藏着深深的叹息。这类作品中，我比较欣赏他的《陈申或者乔昌》，对于这两个毫无背景、毫无特色的难兄难弟的下岗工人，通篇几乎都是用了调侃打趣的语调叙述他们的种种遭遇，而作者的关切与同情却浓浓地溢于言外；而作者声称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作为彩民的朱灵》，作者鞭辟入里地讲述了朱灵这个他也许并不喜欢的女人的故事，她在对爱情、事业绝望之后，是如何把一切失落与最后的希望近乎狂热地投入到对金钱的追求中。朱灵的情感经历并不动人，更不伟大，然而她的失败却是痛彻骨髓的，并且不足为外人道。作者洞察了这一切，他从中感悟到的是芸芸众生的生存的艰辛与困惑，韧性与不甘。他的看似平实甚至微带嘲讽的叙述里，全然没有居高临下，有的只是推己及人，使读者亦不由得掩卷怅然，想起自己的某些经历，和某些日子里曾经跌碎的梦想。我曾经读过作者的另一篇小说《幸福之路》，在我看来这无疑是最能窥见作者感情之流涌动的——借助小兄弟俩寻找父母的故事外壳，那几乎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儿时亲身经历的种种苦难之中的兄弟深情的无限留恋与回味；作者延续着他“客观描述”的冷静笔墨，可我们却在令人心痛的气氛中读到了作者的隐隐泪光。

这正是我所了解并欣赏的新法，他不前卫，不虚套，不做作，不哗众取宠。他总是静静地注视着生活，再撷取其中一个个有意味的人与事，平心静气地讲给你听。他的讲述外冷而内热，语淡而情浓，透过他执着而专注的目光，我们能体察到他对小人物的深深悲悯的人文情怀。

老师三题

大赵老师

学堂在河边，原先是祠堂，开出几个窗门，糊上石灰，按上几扇窗棂，便成了教室。窗门东首，有几棵柳树，柳树下便是河。一到了夏天，就煞是好看，枝叶扶疏，积一片阴凉。鸭们常常憩息于下，细细整理羽毛。

总共有百把个小人上学。三个年级三个班。只三个先生，两男一女。两个男老师是本地人，民办的，都姓赵，就喊他们大赵老师，小赵老师。女的姓陶，喊她作女陶老师。

大赵老师教我们语文。大赵老师快五十了，他女人长年累月生病，我们日日见着她到十字路口倒药罐。大赵老师有一个女儿，长得漂亮，都到了说男家的年纪了，还没有说下男家。

大赵老师上课好，我们爱听。大赵老师爱

讲故事，讲过去的事，还讲奇奇怪怪的蛇故事。

大赵老师讲，有一个生意人，有一回在山里过夜，半夜里醒来，听到周围一片咕咕声，蛇在叫。摸摸身上，凉凉的蛇爬满了身，蛇舔他的鼻子，舔他的嘴唇。

大赵老师还讲，有个男人买了几条黑鱼，杀鱼时，一条蹦出去了，蹦到一个洞里，捉不着，男人就算了。后来，男人家里死了三个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男人请教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你屋里有妖气，地下有毒气。男人就掘地三尺，掘出一条黑鱼。黑鱼都变了样子，三角形的脑，脑上生出一撮白毛，张开嘴，吐出长长的舌苔。风水先生说，就是它，这叫黑鱼蛇。男人一气之下，一刀斩下蛇头，扔出好远，急忙关门。蛇头却兀自飞回来，咬到门板上。几年后，男人夜里乘凉，卸下门板搭露天铺，不想门板上蛇毒未去，男人背上生了个疮，不停地流脓水，后来就死了。大赵老师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大赵老师讲蛇的故事的时候，眼睛也绿莹莹的。我们听了，夜里净做噩梦。

大赵老师的字写得好，村里什么标语都叫他写。他写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我们问，“拥护”是啥个意思，大赵老师答，“拥护”就是赞成。就是说，敌人做的，我们不做，要反对；敌人不做的，我们就做，就拥护。我们又问，敌人吃不吃饭？大赵老师答，当然吃。不然敌人全饿死了，哪来的敌人了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也吃饭呀。大赵老师就骂，这是什么问题！吃饭嘛，吃饭归吃饭。敌人也放屁拉屎呢。我们听了，都笑，大赵老师也笑。大赵老师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一根一根往四周爬，很慈祥的样子。有一回大赵老师写安全

用电标语，把“万一有人触了电”写成了“一万有人触了电”。我们就问，啥个叫“一万有人触了电”？大赵老师讲，就是一万个人里肯定有一个人触了电。譬如说，我们村一千个人还不到哩，王瘸拐前年不是触了电？

大赵老师最开心的，是讲学生喊他的事。他讲，他的学生多得数不清，走三里路，总有五六个学生喊他，恭恭敬敬地一声“大赵老师”。有一回他上县城，还碰到有学生喊他呢。“你们呢？”大赵老师眼睛扫扫我们，“你们将来读完书了，不要路上见了我，头横啊横的，装作不认得我了。”我们就想，我们以后也喊你的，也恭恭敬敬的。

大赵老师有一个最满意的学生，是莲花村人。小学读完还读了初中和高中，在莲花村里当会计。每个礼拜日，大赵老师就拎点熟猪头肉，慢慢悠悠地走上三里路到莲花村，跟他的学生一起吃老酒。黄昏时，大赵老师又慢悠悠地回自己家。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地里割草，远远看见大赵老师，就跑过去，喊他一声。大赵老师总是响亮地答应着，满满意意的样子。后来，大赵老师的女儿说下了男家，嫁到县城近郊，那里种田人家家境好些。莲花村的学生就不再来看大赵老师了，大赵老师又走了几回莲花村，以后我们就没见他再去。

大赵老师喜欢串人家。夏天的夜里，家家户户都在屋外搭个竹床、门板，大赵老师从村南走到村北，多少学生家的大人请他坐，他就坐。这个时候他不讲蛇，讲《三国》。豁了牙的老太公老太婆都搬了板凳来听，一讲就是大半夜。最后，说一句：天上都落露水了，明朝再讲。第二日，大家就巴不得天早点暗下来。

过了许多年，县里有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的名额，大赵老

师的资格是够的，可是没转成。大赵老师气得病了一场。病好之后，大赵老师就写信，写给县长，写给省长，写给国家主席。大赵老师这么写：我一辈子紧跟党走，紧跟毛主席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小赵老师看了，忙说不可以这么写的，作了大修改。后来大赵老师终于转了正。

大赵老师的女儿不久后亡故了，大赵老师到退休的年纪了，学堂也由村办的改成乡办中心校了。大赵老师不肯到女儿家去住，仍旧住在老学堂里。常常有老公公老婆婆搬了板凳去听他讲故事。村里有红白两事，仍旧请他写字，写“百年好合”，写“永垂不朽”。

小赵老师

小赵老师方盘脸，浓眉。两片嘴唇厚厚的，占去半张脸。开口笑时，两片厚嘴唇就往腮边拉过去，鼻子以下不见下巴就只剩了一张嘴巴，和嘴巴里面地包天的牙齿。

小赵老师四十来岁，参军复员的。小赵老师刚复员那阵子，很风光，到处给人讲部队里的事。小赵老师讲，不要看天上飞的飞机就麻雀这么大，停到地上，可大了，有三层楼这么高，里面可乘几百个人呢。还讲，轮船呢有五层楼这么高，船上还有电影院哩。大家听了，都很稀奇，不晓得三层楼高的飞机怎么就能飞上天去的。要么飞机是纸头折出来的？

小赵老师一年到头穿着绿军装，热天也不肯脱。村里人问他，你打过枪么？小赵老师就梗了脖子争辩，怎么没打过？其实村里人知道他是炊事班的，做过副班长，管烧饭。小赵老

师在部队里入了党，本来是有资格做大队会计的。小赵老师说，他想教书。就做了个民办老师，一做做了十几年。

小赵老师爱写字，教室里贴满了他写的花绿纸，都是些可以喊得很响亮的口号。小赵老师说过，要把我们这些小人训练成为纪律严明的革命接班人。小赵老师也讲故事，讲抓美蒋特务的故事，我们爱听。

小赵老师革命警惕性高。语文课本里常有“毛主席”三个字，小赵老师再三教育我们说，这三个字前面千万千万不要写“打倒”两个字啊，写了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听了都心惊肉跳，反革命是要挨斗的，村里地主富农老是被贫下中农批斗的。但愈是这么想，手就愈痒。

后来，果真出了一件事。

我们班上有个整年拖着鼻涕的阿龙，他鼻孔里挂下的两条鼻涕就像两条黄龙，我们就喊他黄龙。一个夏日的傍晚，天刚落过雨，黄龙把一个紧急情报报告给了小赵老师：晒谷场上有反动标语！小赵老师去看了，果真是反标，连忙拿报纸盖严实，又立即给县里挂了电话。第二日，县里来了两部摩托车，公社、大队干部都来了，依次小心翼翼地揭开报纸看一眼，又连忙盖上。夜里派专人站岗守卫。那几日村里人都吓呆了：果真有阶级敌人！接着是调查，村里每个识字的人都要写一句“毛主席万岁”，然后公安局的人核对笔迹。结果呢，却是黄龙自己写的！黄龙没有被抓到县里去，因为黄龙的成份是贫农，三代贫农。他才十一岁，不够反革命的年龄。

还有一回，我也犯了一个错误。

我在大队赤脚医生保健站里要了一点红药水，涂完疮口还有剩的，就拿它在墙上画了一座红彤彤的天安门。画完了，

还有红药水，就又画了一个美国兵。小赵老师发现了，不得了了，连夜喊了我爹娘到学校里，严肃地讲了这件事。他讲，美国兵站在天安门前，那还了得！那就是天安门被美国人占领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我爹娘胆小，吓得直哆嗦，连夜拿了石灰水涂掉了画，还拿镰刀柄狠狠敲了我一顿。幸好小赵老师没把此事报告给大队党支部，不然我爹娘就要吃苦了。

小赵老师的儿子跟我们同班，他喊小赵老师叫“爹爹老师”。他常常拿了自家院地里种的黄瓜什么的，分给大家吃，说，爹爹老师教育他，阶级兄弟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小赵老师看重文化。他常讲，他部队里的营政委，那个文化高哩。有文化才能造成原子弹哩，才能造成飞机哩。我们村里有个富农，肚子里很有墨水，脚趾头夹毛笔也能写字。本来开批斗会时他总要挨斗的，小赵老师复员回来，跟大队党支部的人讲了情面，就不斗他了。小赵老师还常向他问字。听说他没有不识的字。反潮流那阵子，大队部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也去贴了，写大赵老师上课老讲蛇，讲神仙狐狸，是宣传迷信。小赵老师晓得了，就跑去全撕了。还骂我们：乱弹琴么。

我们这里的乡风，看重肚里有墨水的人。过年时，有几个钱的学生的家长，总要买几样菜，蹄膀鲤鱼什么的，请小人的先生们——家长喊老师叫先生——吃一餐。先生们也不客气，都去。大队党支部不会说先生们这是吃吃喝喝，搞不正之风的。我家穷，请不起先生吃饭。每回我家隔壁的大头家请先生吃饭，我就窘得不敢出去见老师。有一回，大头家请客，吃饭前，老师们坐在大头家天井里讲着空话，小赵老师看见我，就转过来，转到我家里，摸摸我的头，很和气地跟我爹娘说